

# 今年冬天没有雪

王敏中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今年冬天没有雪

王敏中短篇小说选

---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



# 今年冬天没有雪

Jinnian Dongtian Meiyouxue

王敏中短篇小说选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抚顺教育印刷厂印刷

字数：210,000开本：787×1092 1/32印张：10 1/4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

责任编辑：张英 责任校对：邓荫柯

封面设计：王兆星

---

ISBN7-5313-0481-3/I·453 定价：4.80元

## 目 录

---

|                |     |
|----------------|-----|
| 今年冬天没有雪.....   | 1   |
| 淮水浑江风过去.....   | 42  |
| 溺水.....        | 92  |
| 白房间里的红拖鞋.....  | 134 |
| 请你们别来打扰我.....  | 179 |
| 爱，没有后悔的权利..... | 216 |
| 做绿的夜.....      | 270 |
| 裤线歪了一点点.....   | 286 |
| 原谅我有时没情绪.....  | 298 |
| 渺渺中天月.....     | 310 |
| 后记.....        | 319 |

## 今年冬天没有雪

### 1

今年冬天没有雪。

本来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象样子的，皮茄克长筒靴，格呢短外套羽绒长大衣充实着市场，着实让那些服装贩子兴高彩烈过一阵子。然而也仅仅是一阵子，乍冷还暖，没飘一片雪花，冬天又绷不住脸的突然咧开了嘴。

一切都被着实地捉弄了。

没意思的冬天！

我沿着河堤路走。傍晚，朦胧中还看得见脚底步道砖的花纹。人行道上没人，正合我的心。左边马路上一辆辆载重卡车呼啸着驰去，右边隔着低矮的柳丛便是那凝滞不动的河水，喧闹与宁静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和谐还是怪异？只怪没有雪，北方的冬天没有雪就象江南的夏天没有花一样，用黯然失色来形容是很确切的。一切都裸露着。是的，只怪没有雪，便也没有了雍容大度，没有了纯洁神圣，没有了瑰丽壮观，没有了骚动跳跃，没有了激情浪漫。今年的冬天象什

么？望着四下灰蒙蒙的景物，吸着湿漉漉腻歪歪颓败的空气，我忽然想到，今年的冬天十足象一个还没有成为妇人便被夺去了贞操的少女，真的，真象。

远处大桥亮起了一串桔黄色的灯，淫荡的灯光歇斯底里地窥视着夜色中的一切，厚颜无耻又毫无道理。来吧，来窥视我的灵魂吧，我不怕，我不会掩饰，对别人不能，对自己更不会。而对河堤路这没雪冬天的傍晚，我彻底地对自己说：

那个誓约毁了，毁了！

不要怪这想法来得突然、怪诞，它或许孕蕴育了许久，许久，或许本来就在我心里隐藏，经过春夏秋，就等着第一场雪的降临。雪终于没有下，缺少了修饰、遮掩，一切也就暴露无遗了。这能怪我吗？世上的人有谁真能扭过自然呢？

都怪今年冬天没有雪。

## 2

那年冬天雪下的可真大，说是大不如说是多，几乎是头一场雪还没经过两个太阳就絮上了新的一层，整个世界被装扮得严严实实，到处都是洁白的一片。步行的人多了起来，一条条街道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嘎吱嘎吱的踩雪声和孩子们快乐追逐的笑声。

我和宇第一次并肩走在近郊这条河堤路上，新鲜的太阳将光芒潇洒地喷了我们一身一脸，让你觉得身体的各个部位连同隐秘的思想都变得光明磊落起来；覆盖着白雪的河流袒

露着玉肌，情人般悄声地迎接着你，又让你觉得该把身体的各个部位连同隐秘的思想都卷曲起来变成羞怯，偎在他的身边，他就是我心中的太阳啊！

“宇，相信我吧，我说的是真的，不要把我当成孩子，我不再有选择，我真心爱你，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真诚，这世界能够真诚相见的人不多，我等着有一天你能够娶我，我会等着的。”

我站住了，宇也站住了，我含着河水般的晶莹迎住宇太阳般灼热的目光，我哭了，为自己的真情为自己真诚真情的爱，同时也为了那个几乎是指日可数而又渺茫朦胧的期待，心经过激动剧烈的搏动，终于涌出了那鲜红的誓约，那鲜红与白雪的反差是那样的鲜明！一阵晕眩，随之而来的便是难以抑制的悸动，巨大的幸福制造出灿烂无比的光环，宇宙为光芒所充满。

当我睁开为光芒所照耀的双眼时，宇轻轻地搬起我的头，将两片灼热的唇沉稳地盖住了我嗫嚅的嘴，我的双眼再一次被河水般晶莹的泪珠盈满，继而转入一片温馨朦胧的夜，仿佛在摇篮中睡熟……终于又踩着积雪向前了，脚底嘎吱嘎吱的声响成了美妙无比的音乐。宇揽住我的肩，倾心地告诉我，他会让我如愿的，我不年轻，他更不年轻，五十岁以后的余生将属于我，时间会做出公正的裁决。宇的话沉稳灼热如同他的吻，让人感到不容置疑的真诚可靠，这不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寻找吗？多么难忘的雪后的太阳！

想起来，也许是那个冬天雪下得很多了，洁白的雪掩盖了一切，一切都变得神圣而瑰丽，那个冬天又因为雪多而变

得分外寒冷，寒冷又意味着严峻，在严峻面前我不能不分外肃然。就这样，我在神圣、瑰丽而又严峻的统帅下发出了流血流泪的誓言，我相信我说的全是真的。以后的日日夜夜我都在为自己的誓言做着竭尽全力的努力，尽管有些事情的出现令人大失所望，可谁能怀疑我的真诚呢？包括字，包括我，全都勿庸置疑！

### 3

然而，这的确又是真的。当我在这个没雪的冬天的傍晚再一次踏上这条近郊的河堤路时，我彻底地告诉自己：我把那个誓约毁了，毁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走累了，想累了，回宿舍吗？太寂寞，怕是又要去想，想，可真累。我拖着疲惫的双腿拐下了河堤路，去了欣明的家。

欣明的家刚搬的，在河堤路左侧那片新建的住宅楼里，这是个小区。走进楼道，迎面门里透出一道光束，她家的门飘了，关不严，按说也是新楼，可门啊窗啊总是没道理的变形，歪了飘了的关不严。眼下透出来的光束告诉我欣明在家，其实不透光我也知道欣明在家，欣明从不外出，日场在剧场售票，下了班就回家，两点一线，从没改变。掀响门铃后，里面传来了“笃笃”的木棍拄地声：“谁呀？”

“是我，乔乔。”

门开了，满屋的明亮和派丽洗发精的香波迎面扑来，欣明拄着双拐，满头上上着卷发器，笑咪咪地挪动了脚步：“替

我把门关好。”

“你老头呢？”欣明刚结婚，但人前人后喜欢叫丈夫老头儿，老头儿和欣明同岁，一家工厂的锅炉工，待欣明没比的好，每天推着轮椅送欣明到剧场上班，欣明想干什么，他随指随叫随到。果然。

“上商场买衣服去了，今年冬天流行黑白方格呢大衣，你没买一件？”欣明有极准确极迅速的市场信息，这是她看报纸看电视的结果还是她观察服装潮流的本能我说不出，反正她的话极应验。

“是吗？我还不知道。”那天和宇去逛商店，他指着一件刚挂出来的格呢大衣，说是今冬流行的，因为不想买，我就没在意，想来就是欣明说的那种。当时宇满脸的兴趣，我已经许久不打扮自己了，拉拉踏踏的没精神，让宇陪着逛商店完全是照顾他的情绪。

“看小说吗？新借的，挺有意思。”欣明放了双拐坐在床头，拿过本杂志递给我。欣明的爱好真是我所不及，时装、美容、文学，对了，还有烹饪，难怪她的老头儿那么喜欢她。

“是不是花花绿绿的那种？”我漫不经心地翻看。

“绝对不是。全是纪实文学，真真格格的，你看吧。”

“好吧，我带回去看。”

“喂，你怎么没精打彩的？晚饭没吃吧？我就知道你东一顿，西一顿的，来，帮我包饺子，韭菜馅，挺鲜的，我都和好了。这老头儿怎么还不回来。”欣明架起了双拐，我不忍欣明一个人忙活，就跟到了厨房。

绿绿油油的韭菜馅和着淡黄的鸡蛋，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食欲，我忽然有了兴致：“好吧，包饺子，我可是真的饿了。”我干什么和自己过不去？七情六欲谁都有，这吃饭可是件大事呢！再说，我今晚还能上哪去呢？

欣明唠唠叨叨地同我讲起她老头儿的种种不是，但我听出来了，那分明是一种炫耀，女人夸丈夫有各种方式，有褒的，有贬的，有骂的，依各人的家庭结构而论，而中国女人最广泛采用的方式就是埋怨，你就看吧，哪个女人唠唠叨叨埋怨个没完，她的丈夫这样不行，那样不好，手绢都不洗一块等等，哪个女人就拥有了家庭生活的幸福；反之，倘若两个人相敬如宾，在外人面前亦是如此或守口如瓶，那就快了，那个家庭不土崩瓦解也摇摇欲坠了。这里面的道理显而易见，想想看看，一个连自己丈夫的缺点都能够拿出来炫耀的女人，那是不是被幸福窒息的透不过气来了？而永远的相敬如宾彼此的优点缺点一概视而不见，麻木到如同路人，还有什么感情存在？欣明的丈夫虽然只是个锅炉工，但在她的眼里，形象同拿破仑一般高大的，这不仅因为欣明的小儿麻痹使她永远地丧失了站立的权力，快三十多岁找到了丈夫，更主要的在于她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她才能珍视。倘使是我，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吧？要知道，欣明也有过美丽快乐的童年的，她和我小时候跳橡皮筋最好的伙伴。我们的友谊延续到现在，除了那一份童真，更主要的是我对她的敬佩。可她时常羡慕我，羡慕我的健康、活力，随心着意打扮并收到惊人的效果，羡慕我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去市场逛商店、游泳、骑摩托，还羡慕我可以随意找到自己的心上人。

可我真的就值吗？欣明，你不过是以一个残废人的眼光看待一个普通健康人的生活，我虽拥有了这一切，心理却是畸形的，在你面前，我自愧弗如！

欣明把包好的饺子排得如向日葵的花盘，锅里的水开始冒气，我终于等不及了：

“我先煮吃了，你等你老头吧。”我把“向日葵”掰了个缺。那份幸福留给他们夫妻品尝吧，我可不忍破坏。

“还有啤酒呢，还有菜，在冰箱里，待会儿一块吃好不好，就你猴急。”

“这就挺好，吃饺子要什么菜，你别管我，吃完了我还有事呢。”我胡诌。

“是会男朋友吧？你这家伙，从来不跟我说实话，哪天领来我瞧瞧，小家子气的，又藏又掖，你在舞台上跳双人舞那份大方哪去了。捞呀，一会儿煮涝锅了。唉，给你醋。”

我不吱声，用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饺子，盘子碗往水池里一丢：

“欣明，我走了，哪天有了给我洗衣服做饭的老头儿，我立刻拿给你看。”

“书不拿了？”欣明喊我。

“下次吧！”狗屁的纪实文学，现今中国，哪一个活着的能把自己赤裸裸地公之于众呢！

#### 4

再没走河堤路，穿过那片住宅，我上了去市区的公共

汽车。毕竟是冬天，夜来得早，一个年轻的单身姑娘在路上走，碰上的没准都是流氓。公共汽车人不多，黑着灯，开得飞快，空旷的车厢掺杂着汽油味的灰尘，冷风从一扇打碎了的窗玻璃灌进来，整个气氛同欣明那个温暖明亮的小家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之所以那么快的离开欣明的家，是因为我实在经不住欣明的盘问。是的，中国人活得太累，哪一个人也不会把自己的全部在太阳底下晾晒的。那个多雪的冬天，字走进了我的心，然而也就是那一刻，我的心便对周围的人关闭了，其中包括欣明。美好的爱情除了自己珍藏，也有向他人展示的的必要，展示的本身同样也是一份幸福，而且来自社会，那幸福的意义更大。然而，我却不能。

他是有着妻子儿女的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我是卑鄙无耻破坏他人家庭幸福的第三者；

我和他臭不要脸地搞破鞋！

这就是我将同字的爱情公之于众的社会效果，在没有婚姻保证的前提下，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效果呢？什么打啊，闹啊，领导谈话，同志帮助啊，调离本单位啊，样式太多了。唯有婚姻。可现在，我连这个也不想要了，这就更可怕！

那会儿不是这样。那会儿，每天我都在期待。记得团里休整，只练功不排练，也没演出合同。一天，我找来了当天的日报，想翻出个合适的电影院来约字一块去坐两个小时。寻来觅去，电影广告栏中竟没有一个合适的，日场的在市区，离团里太近，况且有的剧场我常在舞台上亮相的，晚场又不行，字一过下班时间不到家，他家就会损失一批盘子碗。他

老婆虽然从不做饭，但摔起盘碗来却挺熟练的。不过从不和宇吵，一次也不。除了摔碗，就躺下来抽疯，说抽就抽，不用准备，而这两项和宇又没有直接关系，纵然宇气得要命，也无法发作。我也只好迁就，为了宇。终于在右下角翻出了合适的了，乐乐乐园，新鲜的从来没见过的剧场，查一查，乘200路公共汽车，半小时差不多，三点一刻开演，五点收场，再乘车回来，晚不了几分钟。算计好了，没有摔碗抽疯的可能，轻松地给宇拨了电话。汽车上佯装成路人，各自买了票。寻到那家乐乐乐园时却吃了一惊，小窗口卖票的是欣明！往日只知道欣明在剧场卖票，可就不知道这个原来机械厂的破俱乐部竟叫了这么美妙的名子！慌忙躲了起来，幸好欣明在低头数钱没看到我。小声差了他去卖票，我先宇进了附近的小卖店，直到电影开演，才摸黑找到了座。

其实，我本不该怕欣明的，我们是好朋友，她心地善良解人意，绝不会指责我，况且她和我又没有利害关系，不会象团里那些同行们会伺机攻击加害于我。那么，我干什么怕她呢？现在再来想这件事，竟一下子明白了：全因了那个誓约。那个誓约的虚伪潜意识地导致了我们的行动：与其说我怕一切人，莫不如说我怕自己，我怕将来有一天，面对着那个誓约，受不了它的束缚，无力担起那个责任而慌忙逃遁。这样说来未免太残酷，太卑鄙，太没有人格，然而事实上就是这样，在这个没雪的冬天的傍晚，在我和宇第一次发出誓约的河堤路上，我不是彻底地对自己说：不行了，我对宇的那个誓约不行了吗？那么，怎样来解释那个流血流泪的誓约，怎样来解释我为那个誓约所做的真诚而又实际的努力

呢？你在搞破鞋。只能这样。可搞破鞋也要真诚，需要流血流泪吗？是的。

可我一直不承认，不承认是因为我没想，我的思想都集中到对宇的思念与爱恋中，那是同白雪一样神圣、崇高、伟大的爱，真诚的爱。暂短分离都会使我魂不守舍，神情恍惚，练功时听不见口令听不见音乐，偶尔的相聚又会使我欢喜若狂，精神百倍，对苛刻的导演报以温馨的微笑，在舞台上赢得一片又一片热烈的掌声。我在爱的海洋里沉沉浮浮，满身心承受着宇宙间最美丽壮阔的簇拥，抚摸……搞破鞋也会和神圣、崇高、伟大相提并论吗？

不，我是在爱。

“想我吗？”头靠在宇的肩上，一只手拉住他的手。

一只大手轻轻地盖在了我的手上，两只手将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幸福漾满全身。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片无边的大森林，好多古树都象巨人似的俯视着我，还有阳光，只有一小缕，从阳光里走出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挎着篮子，唱着歌……”“那该是小红帽的故事，你把格林童话做进梦里了。”宇捏捏我的手，黑暗中一双眼睛充满慈爱。

“不是，那个小女孩是我，真的，小时候姥姥最喜欢给我穿红裙子。”

“好的，好的，是你，是你。”宇又拍拍我的手，并给我一个微笑。我倚着宇，沉浸在美妙的遐想中——

姥姥家在那片森林的后面，一条小溪清澈明亮，隔着静静的村庄和森林。那片森林前面是一片皇帝陵，小时候常去

玩的，金碧辉煌的大房子，各种好看又好骑的石头马石头像。姥姥说：小丫丫快长吧，姥姥不叫我乔乔，她不喜欢妈妈给我起的名字，再说妈妈和爸爸的地质队一年四季在外面跑，也根本管不了我，只有姥姥最权威。姥姥说，小丫丫快长吧，长大了去给皇帝当娘娘，坐着金马车，戴着银手镯，答答答，叮当当，神气又漂亮。那时候我就幻想着自己戴着花环，坐在金马车上的样子。皇帝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宇就坐在我的身边，他是我心中的皇帝吗？

“别想了，过两天找时间陪你去东陵好了。”宇悄悄吻了一下我的额角，把我扶正：“看会儿电影吧，难得有闲。”

宇总会跟上我的思路，这是我倾心爱他的原因，为了这点，我感到幸运。

一个卖雪糕的提着冰壶从过道穿过，我叫住，让宇买了只拿给我。我剥掉纸举到他嘴边，宇躲不过咬了一口。我笑了，他也笑了：“你这鬼心眼。”有一次我和宇无理取闹，说他没心肝，吃雪糕都要和我平分，一人一只，从那以后，再买雪糕他就只买一只，弄得我又不忍。电影演的什么全然不知，要宇复述是下次约会的事，脑子里就开始想着下一次约会，想着去幼时的森林做一次游玩的美妙心情，想着那游玩带给我的欢愉，我的畅想，我的期待。

是的，是期待，每一次都有期待给我，现在我清楚了，问题不在于期待的那件事情本身，而在于思想，思想本身的魅力。

没雪。

即使新年快到了也没有一片雪花降临，整座城市愈显得无精打彩和残破不堪。但毕竟又是一个节日的前夕，街道上的行人明显的多了起来，各种摊床占据了街头巷尾，商场的门口鱼贯地走进一个，又蜂拥着出来一批一批，高分贝的喇叭故弄玄虚地宣传着商品让利削价的消息，让人半信半疑的欲止又进。

团里的生活紧张起来了，排练进入高潮，为新年期间的几场演出能获最佳效果，团长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不就是几百大毛的奖金吗？”佳妮对团长不屑一顾，依在钢琴前同伴奏聊天。佳妮天生一付好嗓子，流行歌曲唱得美不胜收，同团里定了合同到外地演出，挣了好多钞票，团长感到吃了亏，急三火四的把她叫了回来。佳妮还算听话，自知离了歌舞团的牌子她也就成了流浪艺人，可对排练没一点兴趣。

这会儿，她眉目传情地同钢琴伴奏讲着什么，披肩的长发泻在琴盖上，样子痴情而专注。伴奏对佳妮没兴趣，人人都看出来了，佳妮同她谈话时，他从来眼不抬手不停地在琴键上敲，大伙都骂佳妮贱骨头，就凭伴奏那黄脸削肩一头乱草外加那件掉了扣子的破西服？也配你佳妮去追？

我不以为然。人么，还不都是自以为是，想当初第一次看到宇时，我就被他那一头斑白的头发吸引住了。宇一头浓

密的发丝豁达而坦然的衬着并不老相的脸，让人想到了刚毅、想到了磨练，想到了丰富，想到了光华，同时更让人想到了诚实，想到了信任，想到了依托，想到了奉献。人就是那样的奇怪，一头花白的头发就让我决定选择了那个誓约：我爱他，我要嫁给他。

如今我还爱宇吗？回答是肯定的：我爱他。那么，我会嫁给他吗？我不该也不会说慌，那么就该是：我不会。这样一来，那个誓约就被我击得粉碎，现在，迸起的碎片划得我浑身是血，巨大的伤痛折磨着我的心，可谁想到那誓约的薄弱，谁想到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我无能为力，对自己。谁对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都无能为力，只能顺其自然。我理解佳妮。

宇已经快四周不来约我了，于困苦矛盾自谴自责之中的我，是一种解脱，这容得我用宽裕的时间去思想，可假如我知道这段时间里宇也在进行着反复、困苦、疼痛的最后抉择：同妻子解除现在的婚姻而力求实现我发出的那个誓约，我还会从从容容地去想吗？这会儿，我不知道，他同样也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结局！多么可怕！

.....

“宇，你会离开我吗？”向宇身边偎了偎，揪着腿边的小草，我问。

“怎么会呢，你这小傻瓜！”一只胳膊环过来，宇搂紧了我。茂密的树林遮住了西斜的太阳，该是回去的时候了。心里有些惆怅，时间过得太快，留给我的又是那个孤独的夜晚吗？想到宇和他的妻子并肩躺在一张床上，或是着衣，或是